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僑吳集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_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_臣沈方大

欽定四庫全書

僑吳集卷十一

元 鄭元祐 撰

碑誌

忠孝感惠顯聖王廟碑

者莫大乎雪父讐忠莫大乎以死諫能養志者孝矣而
忠未之聞能尸諫者忠矣而孝莫之顯故兼全忠孝者
自有昔以為難至於王者其忠孝全節照映千古論者
謂王脫身不死所以為父至其捐身必死所以為君若

夫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則王是也故迄于今幾二千年
不特焜燿史牒與夫廟食不毀至于樵童牧豎亦莫不
知王之為烈也夫吳自泰伯以來隱約荆蠻謂其城邑
不過三里而縱民畊耨其間則文身斷髮自同俚俗鼃
黽與居不異蠻民及王身事闔閭君臣合志迺擴其小
而大是圖屏其陋而明是向于是為之築城郭建宮室
實府庫厲兵戎使吳自拔于蠻夷而盟會于上國者大
抵皆王之功也于後吳雖盡入于越而吳人思王不忘

于是建廟于盤門裏城之西隅宋建中靖國時蔡京為之記謂圖經與州縣祝版皆謂雙廟一為永昌武定王一為福順賢德王若邦人與學士大夫自昔相傳則皆以為子胥廟所謂福順則常州陳烈帝異代吳邦而吳人所以祀烈帝者當吳越錢氏有國時崇報之請也若王忠孝傑然自宜專祀故唐贈右相狄文惠公持節巡撫江南棄燬淫祠小廟千七百所獨存夏禹秦伯延陵季子并王四廟而已夫王德化自後漢太守麋豹按行

境內其功曹唐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在朝無不忠之

臣藹乎其言莫之尚也皇元大德三年王嘗顯靈以止

浙江之怒潮于是國朝推贈今王爵至正十二年廉訪

僉事遼東李公書吏絳州屈臣巡按吳下力為吳民

原闕二字

城郭

原闕十
四字

田僉事浚儀馬

原闕一字

一公念為吳建

原闕四字

築城

原闕
五字

莫大焉今重築於二千載之

原闕
一字

大

原闕
五字

神

原闕
五字

颶風不為之害待畢日當為王重建廟貌以為神

原闕
四字

城果完廟不可不作也乃作王新廟於胥門之上

按郡

原闕三字

嘗宅於其傍故城門所繇名夫王之英靈且

將與

原闕一字

光

原闕二字

之氣併為久遠則於助順富國何間

而況於王之故

原闕二字

王之故國也哉廟成乃為迎享送

神之詩以落之詩曰

原闕三字

新廟攸作神顧茲邦昔我是

擴雲旗徘徊下寥廓

原闕一字

補官肇啟轂

原闕一字

騰美神其

願歆醉飽以喜民安盜弭降福祉兮神之歸兮躡層雲

山矗兮水沄沄

原闕一字

支孔盖光繽紛素車白馬還天闔

年登穀稔兮神賜者侈樂神無窮兮自今以始李公名

善字仲善馬公名忠字元臣監郡則六十字子約郡
太守高公名履字德基

重建岳鄂王忠烈廟碑

故宋贈太師忠武岳鄂王起卒伍至將帥其謀審戰勝
規模原闕設雖古名將不是過一時渡南諸帥臣不論

也而高宗昏孱竟斃之於權奸之手逮今二百餘年矣

雖童兒婦女概知王之為烈也孝宗嗣位禮葬王父子

於西湖之北山以舊廢智果觀原闕院賜額曰褒忠衍

一字

福禪寺錫之土田所以褒贈之者無不備然其槩度蓋

甚畧視張浚楊沂中墳墓裁十之二三耳嘗謂宋

原闕一字

度修理獨武勇將帥之臣不及漢唐幸而王出支宋運

中衰

原闕一字

復舊物以雪不與共戴天之讐顧庸君自委

宗社之靈

原闕三字

廣忍父兄不世之禍而甘為怨仇之臣

子於是王抱恨

原闕三字

社既墟王墳與寺亦廢王子孫

原闕

三者舊嘗與義興

原闕三字

譜合其力以起廢墳與寺既復

完久王疏屬有為僧者盡

原闕二字

所有粥諸人不惟王墳

洒掃闕弛至於廟貌一切委地行道之人至或泣下會武

昌李君全初以承事郎來為杭州路總管

原闕一字

經歷每

過二墓道必瞻望咨嗟思所以興復於既壞之後而

原闕

一之人力可為者於義不屑為見義勇為者力或不足

為李君籌於衆得一人焉王華甫華甫素服君之清強

承命唯謹於是庀材鳩工外為廟門翼以兩廡中作正

寢後作王燕寢且輦褒忠寺於廟之後山今浙西憲司

王故第也舊藏王繪像憲司出王像正寢中像王右像

王之子佐武大夫中州防禦使左像王之壻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燕寢中像王父母暨王夫人
咸在焉王故五子忠州君既侑食正寢矣其次任忠州
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畧郎次任朝請大夫敷文閣侍制
贈中大夫次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又其
次任修武郎閣門祇候以及王之女號銀瓶娘子者并
閩州君之夫人與夫王諸孫名位通顯者皆肖像以祀
焉王部曲諸將舊繪于壁今仍舊制廟成守土吏一再

致祭杭父老率其子弟瞻拜王廟貌有感而歎曰杭內
附幾七十年其任幕府長蓋不知幾人矣視王廟貌墳
寺頽毀蕪滅漠然無一動其心者今李君乃獨經營一
新自非忠義契心千古一致其能若是乎衆圖昭示李
君之艱勤與王祠廟並久而弗墜又為迎享送神之詩
併刻之石詩曰

墓木陰墓道深作新廟墓之南神來臨兮新廟作桀杙
桷王父子儼冠服颯風馭下寥廓神來格兮祊田腴歲

有諸牲醴肥酒甕舁神來斟兮神醉止錫壽喜儂享王
終復始神降祉兮璣斚陳跪踞頻徼侈福更千春儂送
神兮

前平江路總管道童公去思碑

代貢推官作

原闕
二字

即位之二年思繩祖武復改至元上顧念萬方惟

東南富庶為天下最若吳之賦入則又為東南最于是
以通識大夫信州路總管高昌道童公來為平江平江
土壤雖沃腴而頻年曠潦民氣破傷重以貪殘侵年費

出無藝舊號兼并以財雄吳下者數年來困于誅求
殫于掊剝至蕩析奔潰父子兄弟不相保公至吳之明
年夏大旱公宿公署屏酒肉恐懼修省祈哀百

原闕一字

吳

當南北衝送迎謁候無虛日公晝盡人事夜乘單舸或
車騎蓋暴露奔走以請羣望雨以時澍而積陰以風稻
用虛秕公曰吳民困久矣茲歲又大侵使重掊民椎骨
肌漉髓腦亦無不聽命然豈聖天子選以牧守以字其
民之謂哉屬邑以菑狀聞公遣僚屬出履畝戒之曰民

為國家赤子今誠飢虛為之父母者不聽其飢啼而其
飢啼謂之誑父母之于子固若是乎今若履畝必以實
聞時廉訪使者托岱公按部吳下聞公言是之及使者
身出履畝所在蓄狀無少不讐吳多四方寓公喜持量
短長往時郡守至必伏謁其門日聽其所言少拂意輒
搆飛語扇禍福公至吳則曰顧已無少愆何惜乎人言
一切繩之以法僑居者往往不堪遂身至京邑言公妄
以歲凶誑朝廷事聞乃遣近臣御史乘傳南下鞠究虛

實時公已陞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達嚕噶齊財賦
府治臨安公與吳之僚屬皆逮至樞李近臣御史評詰
公則其所言皆妄于是朝廷罪言者而公復還臨安三
吳之民手額南望拜公言曰儂等困瘁久矣今實歲稔
儂飢使公厚自顧惜不以實聞則儂等何從生活哉其
間欲以害公而併及吾儂者自非公清強之實有以孚
于人人則何以能感動近臣御史不貽儂子孫萬世大
禍哉然則公之于儂生死而骨肉有不足喻者矣於是

合三吳之民願立石道左頌公去後思公不忘之心以式示萬世其民之老自吳走寧國乞予文其實予曰攜李庭對時予在焉固不待父老言而後知也父老則又出事狀以示予予以儒素備員平江推官與公共事久讀事狀無一不讐者然其大致則有四焉持身嚴燭理明決事敏待人直由是吏懾其威民懷其惠而爾民遂有所不能忘公者矣謹按平江歲征夏絲二萬一千餘斤歲立三限收足其間並緣為姦民受其害公設法周

備俯終六月而夏稅足徵吏弊為戢吳屬邑下民有訴於其邑而邑不為之直者於是訴於公公置籍籍民所訟言與夫民訟之未絕者送之屬邑務得其情而早決遣之訟為之簡稅務月虧課郡遣官監收則務預抑商賈以足之次月則復虧課耳公至務司憚公威明而虧稅之患為之頓絕郡素富侈百司與寓公宴客排辦皆出於坊正坊正者郡富民輪充宴散家奴留其什器須坊正出鈔乃得什器還公正身率物私第未嘗燕客人

家宴席為之稀少坊正獲少蘇云酒課戶供讌席必上等名酒公一切禁止酒課辦集郡以七倉儲糧歲設所謂杓斗者百三十人皆積年在倉蠹納戶者公盡逐去之選富實誠慤者為杓斗倉蠹為之一清民輸糧七倉豪右屬官吏初限皆細民其輸糧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至末限什僅納二三却用細民多輸者足之公設法初限必大戶齊足而次及細民七倉屋建於宋厯年滋深歲科里正修葺率具文無實公曰倉不可不修

修之不可若是其苟也於是躬督倉屋役百工具興撤去弊陋仍復堅完識者謂七倉可以數年不修盖省惜民力之一端也官以俸養廉禮也而郡科助筵贐客吏虛占月給公筵宴既寡亦不徼譽過客吏俸始入其私各官卒使率多猾惡少年公先逐其聽事卒餘多望風避去郡用物和雇和買官償其直動經歲年公至物裁入官鈔即償民民大便之郡為三吳腹江湖海相通貫公弭盜有方為政野無狗驚之盜公化所被也以至于

瀕海軍船絡繹舟騎郡庠之養士粒米郊野之勸課農
桑與夫鈔庫泉貨軍士器甲凡經郡守所按治者在他
人一事已足書若公之惠吳民者其大者百世不能忘
也故其餘皆畧而不書若夫田野墾闢流徙復業姦詭
遁迹良民安枕事皆具憲臣薦章又皆畧而不必屢書
夫今官于其土者其去也率多樹碑頌德美及夫深究
其實則多諂諛濫辭豈若予言所紀錄者為目所親擊
也近臣所鞠問者予身所親逮也然則民所稱頌公者

非夸詡而濫美斷可知已公世系出高昌望族由倬直
殿省初命宣授承直郎中書省舍人一再為監察御史
比三僉廣東山南廉訪司事及今之為平江也凡十有
三命於朝矣厯官不為不多練事不為不精然公家甚
貧無方田以耕無區宅以居其為平江也譬游崑崙玄
圃而瓊瑤瑛壁無所不有而公一無所取斯可謂烈士
夫矣宜乎其民思之不忘于是為之銘詩使鑱之石其
民之沾涵公之厚德者歌之有所興起也詩曰東吳耽

耽啟士之貪攫金晝市罔顧北南投身司寇意仍所甘
六十年間民牧代有誰如我公有則有守持官持身其
力糾糾譬之泰山巖巖其石萬國具瞻威稜是式萃聳
霄漢肯混荆棘公來東吳金晶玉潔試以太阿不闕則
折公恩在吳以日以月日月照臨猶有缺微公恩在吳
億年依依公去而思民罔或違公始來時民拜牧守公
既活我如親父母中更豺虎角崩我首事昧而章益思
我公我公不來我淚盈眶徒戴公恩以死以生

原闕
一字死

有子子死有孫子孫億年公恩長存樹石道傍以告來者我思公恩豈其自我善法我公誰云不可

前海道都漕運萬戶大名邊公遺愛碑

國家以天眷錫福為萬祀無窮之丕基故中外之臣膺慎選蒙厚任亦必清慎端重維持調護上知欽承天心下知愛養民命庶乎同心同德均固福祉不則何以扶隆平佐休運今夫海天下之至險也而國家歲漕東南粟繇海達直沽自非天佑休顯淵示川后效職致命則

何以必其無虞也哉京畿之大臣民之衆梯山航海雲湧霧合輳聚輦轂之下者開口待哺以仰海運于今六七十年矣國家以其事大任重於是開漕府平江而漕臣之選尤難其人清特自守者隘渾厚不遷者迂任者或傷於刻激能者或闕於廉隅茲四者求盡人事尚未可而況於出布皇靈以當大任以培休福哉元統元年天子南面思得漕臣以分顧憂於是輟吏部侍郎大名邊公出為海道都漕運萬戶佩之三珠黃金符乘傳至

吳下公曰海嶼嶺徼民生雖殊其出以給公上義也至
於樂生畏死則皆天性然也今滄海漕輓所謂船戶者
國家雖捐金以顧募之謂之水脚錢然聞之萬斛巨艦崔
嵬如山勢非不高且大也遇風濤作時掀舞下上若陞
重雲墜重淵不啻揚一葉於振風耳當此叫呼神明以
救死瞬息是非天朝厚福則雖勇力機智超世絕倫概
皆無所施直拱手原闕一字耳原闕一字待葬鯨腹其險若此而
赤子歲春夏兩運冒萬死不顧原闕一字生原闕二字念已予承

明命來為漕民父母忍不思所以裕養之

原闕四字

哉先是

江浙行省降散水脚錢貯之平江官庫方俵

原闕四字

急迫

鈔多不堪用鈔貫或不足漕民病之公移文有司躬至庫盤勒檢視於是鈔無不堪用與不足之患民使之猾徒詐增新造船謂之補置吏相與並緣而舊船戶虧元額與夫歲附運香糯并財賦糧罷困之家不得與而其利歲為富室漕民所掩有公設法為之防使水脚之利溥被於強弱高下仍令採籌自取而吏不容其奸漕海

轉輸古今來宜有尸冥權於沖漠者於是建靈濟宮祠
天妃祭秩視海嶽有加每糧船遇風舟之人望拜哀號
必睹神燈降舟之柁樓其靈迹章章如是故所在祠祭
惟謹而在吳為尤著太倉之周涇靈濟宮尤大每春夏
運行省官躬率漕吏守土吏大祭祠下必慎選穀旦而
卜之得吉卜舟乃敢動而豪民至侵占宮之防虞水溝
而屋之累數政莫之問公撤溝上屋而宮始大完祭畢
靈濟宮官吏因讌饗什器辦集皆出於坊正畢皆散去

奴卒旁午攘竊公獨坐不動督視盡取什器乃出推公
愛民之心形見於酒酣燕散邈然不干已之際顧能若
此宜其於漕民無不盡其情焉若夫舟大糧少而舟中
百須無一可闕者公則命併運起發以至於民舊造船
則以民姓名號其船歷年滋深遂令子冒父諱孫冒祖
諱公一一為正其名凡若此類公為漕民曲盡其情者
皆可推見也故公臨漕府三四年間漕政無不修漕民
無不悅民心和於下神心感於上於是海無惡風漕運

直沽羣艦畢集一無驚虞天人祐助所謂維持調護均
固福祉於無窮者豈不信哉公仕宦垂四十年廉介之
操清慎之實不惟衆所推公而公亦以此自信之篤

原關

一故公之貴而能貧約而能守推此言之非履之有素
持之有道其能若是哉公代之明年夏運暴風怒雨船
多覆溺漕民思公善政遺愛自非形之善頌勒之金石
何以章示永久垂之無窮於是為之頌使鑱諸石頌曰
稽昔漢史如何君公方在職時無赫赫功及其既去民

思不忘譬彼桔槔雨時奚庸捲水旱田功莫與京公來
漕府既章國程填以惠安疏以顯明漕民戴公以保其
生千艘林林萬檣蓬蓬轉海北上南來其風天吳潛鱗
飢鯨粘首篙師下碇仰瞻北斗以達直沽神京用飽萬
井炊烟雲散林藪戶曹計功歲書上考是皆我公善總
其紐民心悅豫國計斯阜神人依公懽喜噎嘔方公在
政民不知有及公既代民病疾首今公既往參秉國鈞
漕運思公靡間神人公不復來川示肆嗔墊溺啼號哀

哀水濱求如我公敬神勤民如在嚴冬妄希陽春公佐
天子番番老臣喉舌翕張民氣用伸豈獨漕民願解戚
輦萬方惠和休祥日臻

長洲縣達嚕噶齊元童君遺愛碑

高昌直西北為城郭諸國稱首其人才出當休明服勤
王家大而輔相廊廟小而長貳府縣班班輩出如星麗
天可謂蕃盛也已廊廟公輔勲書太史此不必言其散
而試諸長貳府縣有大小職任有輕重事勢既殊才任

亦異概可推見也已獨長洲舊為平江望縣其以里計
未必數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財計未必男盡田女盡蠶
也其秋輸糧夏輸絲也糧以石計至三十有萬絲以兩
計至八萬四千有畸餘蓋皆畧之也使錢鑄盡翻其町
疇桑柘盡植其垣塍然後輸公上者乃可以無闕也奈
之何閒田惰農與水旱更相病然則其民力如之何而
不瘁哉故自昔號為兼井及今至無塊壤以卓錫無片
瓦以覆首者矣其困罷之極若此而國家兩稅銖銖不

可減然則為是縣之長民者上何以逭責下何以逃怨哉故每歲將終大府往往械繫縣長貳俾之督稅不少貸民窮無可償官至質朝所授書糴粟補完弗憚也噫官吏窘若此縣之人當何如哉迺至元仍紀元之元年高昌元童君來為縣之達魯噶齊嘆曰補甚弊支甚廢非殫竭其才智何由集事哉于是日至野次召農父老相高下驗腴瘠謹浚塞厚培糞躬勸其力之稍有餘者出飲食以饁之策勤惰而列之嚴其程役時其賞罰其

隄防不敗于水工作不潰于成矣則又課田之瀕江而
枕湖者不能必其無風濤之虞也更科以蕩課而民力
獲少蘇初至治三年行津助賦役法所謂津助者田畝
什抽一以助役二十年間田貿易主屢遷而役悉仍舊
殊為民病君考之縣乘驗其消長而均征之君資精明
善記憶吏毋敢欺于是民謹趨事甫及期而糧已告足
先是縣里所在郡東北隅縣治既更附大府官即理所
舊基而為縣學其實民至縱畜牧佃蔬圃其間君曰今

縣學有學官有子弟員而學官不可以闕者特空名將何以謂之學于是建言大府勸募徽州路儒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剏建禮殿講堂四齋兩廡計為屋若干楹學成慮無以養邑士也復募民捐田以饒學君莅事明察果毅鄉者君嘗同知常熟州民已稱其果斷故于吳習俗悉知之大抵吳俗剽輕而嗜利里胥田主其征糧佃客也寬則緩猛則斷甚至傷肢體殘孳息聽訟者不察往往為其所矯誣君既得其情故于征科之際民不慢

令糧以時集夫政為于平妥易行之時雖中才無難者
惟是甚弊而莫窺其迹甚憊而莫見其隙隱之于將潰
匿之于垂敗理之者急則傷于刻緩則流于迂若君之
理長洲譬之用藥然膏盲鍼砭既已疏其竅會通其鬱
滯又若衛生之經攝養之術固君素具而深練者使其
久于茲邑生育其人而乳之涵煦其人而撫之則其顛
連而痺瘠者且將優游於樂生之域矣無何君以三年
告代縣之人殆猶愛子失其慈母弟子失其嚴師其仰

企而延望者當如何哉僉曰長洲之學建於君學校公
論所自出縣之人念君遺愛而不忘者匪樹石於學則
後之來游而來歌者何以知君惠其邑之深及其人之
厚也乃相與礮石而請文於予辭不獲庸序如左仍繫
之詩曰泰伯君吳端委初其民伾伾樂方蘇至德渾成
與化符炙魚七首闔爭塗沃壤而擅稻蟹區後至射利
紛相圖長洲為邑割之吳考之縣賦天下無曠耕寸織
殫其盈剥漑肌髓骨先枯北庭元君至則吁譬醫製劑

藥其痛彼豎方執膏盲樞君施芒鍼伐其隅起偃使直
臂使趨謂醫非良爾則誣歟三星霜歲月征正猶少愈
病復加君不我留我孰扶顛連羈窮孰非夫倚君調護
保厥軀君方翱翔上天衢聖皇顧憂民力瘠乞君早登
朱輻車激水活我涸轍魚懷恩不忘此其粗俟君侯吳
筆屢書用章官程倣其餘

亞中大夫海道副萬戶楊珠格爾公政績碑

國家肇興朔漠族屬之賢出為興王之佐其紀之旂常

書之竹帛者蓋已極其盛惟區宇混一垂七十年累聖重熙親親賢賢其所倚任以培丕基以延景運者蓋駸駸然不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之日況於天潢疏派以演迤於無彊嗣大厯服乎顧惟文昭武穆分食茅土崇大尊榮為萬目瞻睹奚啻景星燦輝卿雲紆祥益見我朝深仁厚澤固結民心永久而不忘若是耶亞中大夫海道副萬戶楊珠格爾公寔國家族屬之賢自筮仕即為吳長洲縣達嚕噶齊端擢兩臺御史湖廣陝西兩省慕

府都總管府總管皆嘗贊畫治政清慎之操忠厚之意
日益著聞由是言官交章舉於廷士論交口誦于野遂
魁然為世賢大夫人識與不識悉隱然望之為公輔器
也今則貳政漕府夫漕運之道取諸海亘古所未聞始
世皇聽海臣之言創法歲每漕東南稻米由海轉饌以
達京畿京畿天下人所聚豈皆裹糧以給朝暮概仰食
于海運明矣故其職任之重其臣任之選為尤難其人
也初公之令長洲也浙以西吏胥之美惡民俗之習尚

與夫貲力之消長蓋已洞知其然今茲之來練厯既多
識見彌廣第念有家國天下者蓋無不役之民役其民
而驅之以涉天下之至險則無有甚於漕民者列聖審
若是屢加憫恤之德音惠護之渥洽歲頒璽書動有槩
度然而羣有司所掌職靡知大體特務辯給而已鹽筴
是也夫鹽主五味漕民當歲運每船計口買官鹽而食
比達直沽鹽司慮其私販遣人巡邏然其弊至有預實
鹽苞苴中當搜檢時倉皇紛擾默實鹽苞苴指為私販

漕民卒莫之辯竟墜其彀中公乃建言乞中書定議計
糧船發期與到日官皆明給據憑庶不罹其擾害糧船
既開太倉風順浪平瞬息千里設風濤不測動淹旬朔
舟載薪有限而涉險無涯于是取薪海壩原闕一字蒲葦葭
茨匪求贏餘俾不乏爨斯足矣而鹽司與之爭以原闕二字
海草薪官給燒鹽漕民何得藉取至拘囚樵蘇毒刑撈
篋原闕二字舟經島嶼非有市苟薪不藉取則幾于不火食
雖熬波課急亦不宜如此檢括公亦建言于是漕船薪

能續矣夫海運僅虞風濤至于猾寇則未之防自正
元年賊于茆竹山沙門島公然駕舟張旗樹矛戟鳴金
鼓焚舟殺人然而漕船罔敢擅設兵器拱手待斃以葵
魚腹公建言五兵國兵擅藏者有禁若夫漕民雖官顧
募然實為公既驅涉海已出萬死一生況重之以盜戮
無辜抑何不幸若此哉公力言於朝當春夏海運檄使
沿海分鎮官軍精選才勇善射者預于島嶼巡警清盜
比舟發仍用之護送由是寇盜衰息公每念海運重事

必得米之精鑿者始不敗事夫何有司奉行日失其指
當輸糧時守土大吏委之佐貳官潔已者既難其人漕
民交糧一言米惡倉庾奸頑預結羣兇輒肆凌虐將訟
曲直則迫以風信日期適當春夏之交日氣曝于上海
氣蒸于下米漸浥腐至直沽羣有司每歸罪漕民伸雪
無所或至賣舟糴米貧不能返以故漕民日病公亦抗
言其為害悉以上聞凡此數者皆公佐政漕府挺然為
其民請命

原闕
一字

若公履歷中外興利除害以事不在漕

政故皆不書今公已代

原闕
五字

感公矜憂戴公恩德非勒

之琬琰則何以寫其不忘之素

原闕
二字

哀公國族之懿漕

政之美既列其事復繫以詩於皇世祖奄有九州爰創

海運與神為謀萬艘林林卜吉海陬撾鼓張颿鯨波安

流夜瞻北辰是為京邑億兆仰鑿縣磬待實七十年間

靡間

原闕
二字

漕政既修漕民是恤列聖繩武慎選漕臣

原闕

十三
字

夏

原闕
一字

春

原闕
一字

久斯圯支柱在人

原闕
四字

國

原闕
四字

外

攸厯

原闕
三字

熙來貳漕府民愛吏畏

原闕
十字

上

原闕
二字

民

原闕
一字

公戴

原闕三字

不殊始終鯨

原闕一字

如山海

原闕一字

今

原闕一字

既代

民

原闕一字

入相

原闕六字

加

原闕一字

刻辭于石式

原闕七字

公名滋暢

海道都漕運和尚公政績碑

原闕六字

帝以聖文神武一天下

原闕一字

海內外幅員之廣亘

萬里有所不能盡也

原闕六字

度

原闕二字

視六合猶一家四海猶

一區于是杭

原闕四字

給京師夫天下之名州三百支川三千

其視海猶一川

原闕三字

波有不測

原闕一字

或驚危大或傾覆雖

智者不能保也何況

原闕五字

日與元氣溟渤相為底

原闕一字

哉

然而世祖獨運成算

原闕三字

謀開漕運戶府于吳六七十年

列聖相承一守成憲

原闕四字

以選漕臣故漕臣之長必天

下重望其長才足以任

原闕二字

智足以燭理

原闕二字

足以厲

俗德量足以服人乃始克勝其任耳愚藉文祖

原闕四字

政

鎮守吳下凡仕宦之來才不才賢不肖更三

原闕二字

久

原闕

二字城而居未有不悉其人者悉其人矣而才賢不得言

不才

原闕二字

不敢言蓋以非戎職所敢與聞也竊自念朝

廷人才出膺大任目擊其賢而恨以職守不得一言于

朝蓋已私自嘆閔若夫其人三歲既代而其政績之美
廉謹之操士誦之民思之饒之金石播之聲詩者忘其
僭而屬筆焉則非侵官也今天子即位思繩祖武仍以
至元紀元當元年用浙江道肅政廉訪司使高昌華善
公來為漕運萬戶府達嚕噶齊夫以憲使之清嚴貴重
而乃屈之以督餉運于以見聖君慎選漕吏當何如哉
先是漕府版籍錄民貲產造舟載糧謂之船戶論船戶
大小載糧多寡官以石給鈔雇募之謂之水脚錢船戶

役既久其間貲產不能無消長官率因循不之考吏得
並緣為姦公至稽蒐覈實船戶役均當春夏兩運官給
水脚錢動至數萬緡行中書省歲分宰臣臨莅漕府姦
民射利偽濫百端公嚴檄有司躬為檢閱船戶受顧募
之實云先是府吏參用儒生吳人僥倖中進者賄屬上
下預籍姓名更牘中公曰漕原闕七字郡郡豈皆無儒生而
獨取于平江迺檄諸郡必原闕八字取之至尤慮其非名郡
博士試而用之府原闕八字謂之千戶所所吏往往辟諸司

縣然多以賂進

原闕八字

取其人焉其傭書以佐吏與夫與

皂卒伍

原闕八字

久而父子兄弟根株蟠結蠶食漕民公坐

原闕八字

漕府所當設而冒焉趨入者悉捕之由是

原闕八字

貲

遺之得官水脚錢移償逋負及期舟弊

原闕八字

它舟俾無

乏事公私稱便江西湖廣諸郡

原闕八字

漕漕府撥船戶受

其米輸之海船戶念漕

原闕八字

為賣裝費諸郡之人恨其

裒取兼是遠客

原闕八字

蓋甚慘行省以公嚴重檄公往督

之公往

原闕八字

今者船戶遇風濤固有所不測然姦民或

原闕
八字
官多不覈實公曰誠遇風濤固當痛心設

原闕
八字
根

株由是溟海萬國而人憚威望而不敢

原闕
八字

漕府嘗有

權貴人欲干以私望而逡巡卒

原闕
八字

無敢欺才克任事

政無少弛德以服人而

原闕
七字

廉隅整截清儉自守雖古

之廉吏無以過之

原闕
六字

不過若干緡公既高昌世胄自

奉宜優裕然痛

原闕
六字

居處晏如書生寒士此愚所目擊

而非傳聞之

原闕
六字

成用至正改元之年廷召公還任以

大都路都

原闕
五字

噶齊繼拜四川陝西兩省參政人謂公

英聲茂實

原闕
五字

入相一人以福萬方固世所共儼若夫

漕府之政

原闕
四字

公行事萬分之一哉此世之公言而非

愚私已之臆

原闕
四字

祿大夫行宣政院使公僑寓吳下嘗

因坐語從容

原闕
三字

今官既代去多伐石以紀其美者如

公視諸人詎不遠

原闕
四字

以兵戎鎮吳而好文學公之美

其可泯乎愚自念經

原闕
四字

聞于人者雖未悉其奧若夫

世之名公卿鑿鑿有善治

原闕
五字

而莫詳其實爰敘公漕

政之美之實勒之石使國

原闕
六字

之詩俾吳民咏歌之蓋

國史非民無所據誦之

原闕六字

於不朽也詩曰高昌才英

毓公卿多以風望輔

原闕六字

世簪纓持官保身全令名向

操憲度錢唐城威

原闕六字

一掃貪墨歸澄清東吳漕府控

百城鑄銀作印

原闕六字

絳絨繩慎選重臣示匪輕我公威

重世所稱

原闕八字

吳帖首伏海鯨祥飈送帆濤慰平龍驤

萬

原闕七字

沾餉畿氓由公政善皇威靈公既入覲尹神

原闕

七字

勅公能禁止而令行漕民思公鎮懸情引領

原闕七字

富

壽而康寧入相天子福蒼生五風十雨百

原闕七字

益稱饒

諸樂石播德馨後將有考書汗青

重建路漕天妃宮碑

原闕
八字

混潰歸東南而海之功用遂與天地配然

原闕
八字

王

者出而御極蓋非一人至于宏大之量

原闕
八字

波萬里猶

一堠龍伯九淵猶一舍凌駕溟

原闕
八字

虞如我朝世祖皇

帝者也爰自定都于

原闕
八字

由河渠以達畿甸則道里遠

而勞費大積

原闕
八字

納海臣之請斷自宸衷始創海運方

其波

原闕
二字

踰旬日即詣京畿斯實國家厚福其蟠地

原闕

八左券交相付然風濤有所不測雖河流之

原闕
七字

乎設

使颶風鼓濤鯨去鰲抃天跳地掉萬斛之舟輕于一擲
當此之時雖有絕倫智力亦必拱手待斃哀號籲天叫
呼神明救死瞬息粵有天妃肇迹前宋著靈於我邦家
亟揚神光出于星霧其光暉煜謂之天燈飛泊高桅不
令墊覆舟人稽顙咸稱再生舟遂順濟其靈顯尤章章
如此於是列聖相承累加封號爰即江海之要建祠妥
靈若夫路漕靈濟宮則尤典禮尊崇者也蓋海舟歲當

春夏運畢集劉家港而路漕實當港之衝故天妃宮之
在路漕者顯敞華麗實甲它祠國家致重漕饟既開漕
府于吳歲每分江浙省宰臣一人督運當轉漕之際宰
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
後敢於港次發舟仍即妃之宮刑馬椎牛致大享禮饌
脂牲肥醇酌甕斟庶羞畢陳絲聲在絃金石間奏咽軋
簫管繁吹入雲舞既歌闋冷風肅然填境虎臣卒徒擢
舟揚舲搥鼓鍤金響振川陸文嚴武齊羣拜聽命而後

舉由始建宮迄今五十一年矣神人顧歆歲仍舊章罔敢或怠迺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水啗宮坊日就虧圯翼宮周廬間亦頽壓爰厯五祀審以宮迫海濬波濤浸淫工莫就緒今至正二年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燕山圖魯公實董運事漕府以有事于妃宮告公即齋沐登舟弭節祠下顧瞻宮宇之弛惕憂形色立漕臣於前戒飭之曰朝廷嚴事天妃潔蠲明誠牲幣器數樂度舞綴悉有攸司載在祀典至于列聖歲遣近臣錫金函香事事孔

誠猶恐弗至今路漕岸坊崩虧若此夫臣子之於君父
每先意承顏尚懼或失顧今豈得自安哉漕臣對以非
遷宮不可而遷宮之費甚繁計無從出爰積漕餘得中
統鈔二萬五千貫計貲量工什裁二三無何劉文明者
跼於庭拱而言曰某常熟所海船戶也蒙神庇庥漕海
積年衣食粗給今參政公勵精於上漕府羣官盡瘁於
下事神恤民可謂至矣欲徙神宮願以已貲合今漕府
鈔悉委其料理洎完畢焉庶幾川后妥靈官政盡美於

是公與羣僚咸加獎予退而文明相地於神宮之稍西

乃徙宮其上土埴燥剛戶向高平經構於是年正月裁

二視朔用告落成殿寢言言門廡崇崇梁拱森齊丹雘

朗潤凡茲視舊加

原闕一字

是歲春運達直沽無一少損文

明念舊址已圯歲久自非

原闕三字

公督責嚴切省幕都事

王公慶掾史常時等參贊門

原闕三字

羣公克承公志則是

舉也幾何而得就緒哉文明

原闕四字

天妃之聖靈以及官

臣之庶績庶幾神人相與取信無

原闕二字

天妃之

原闕一字

族

靈異往往散在傳記故茲不書事既

原闕二字

石復為

原闕一字

享送

原闕一字

曲以繫之其詞曰瀾為洲南海隄積靈

原闕二字

川后兮川后生以明靈帝爰命尸滄溟兮滄溟大森祕
怪既咸若不吾害兮川后來紛雲旗從羣龍耀金支兮
川后神海若馴廟食懿更千春兮海安流漕政修實畿
甸更千秋兮后靈妥恒福我新宮成璨靈瑣兮后馭旋
雲滿川依皇元千萬年兮

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為臨濟玄玄十八傳而為雪巖欽欽當宋之季其道明濬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其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為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錫巖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閱十七暑寒不跬步出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江右召至錢唐授密戒妙方遺世子立身巢岩扃目瞪雲漢何止空四海于一睫也其大弟子得兩人焉曰斷崖義公曰中峯本公義嗇其

用以推揖于本故本公獨以其道為東南末法倡公示
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乙亥天子錫號普應國師仍以師
所書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敕詞臣
序於書首其徒狀事礮石請於余曰吾師身棲谷巖名
聞廟朝仁皇嘗製衣降詔一再遣使入山致禮賜號佛
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改陞師子正宗禪寺
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撰碑以賜英宗繼明寵賚
如之逮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謚智覺禪師塔曰法雲

之塔塔之序文并銘詩今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公奉勅撰恩言寵數可謂至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及五季亦有尊之為一國之師者然僧竊不足言宋有區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未有尊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聖明遂膺曠典自非總其實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殊恩顯異數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歿則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子孫因宜而不去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

師其葬雖無窆穴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匪宜謹按
行錄師諱某俗姓孫錢唐人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
寄籠燈其家而生師師生有至性不好弄而好誦梵唄
結趺坐髻鬢讀論孟未終卷母喪輟學年十五輒然臂
持戒誓向空寂久之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參決遂登死
關見妙公妙髮長不薙衣敝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啟
齒而笑亦未嘗為其徒剃落獨見即懽然欲為祝髮盖
亦已知為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自謂

識量疏通於義趣無不融貫然非悟也已而雍染給侍
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廩粟屋材微飛輓則莫
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脇膚不沾席後
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師益自晦
未嘗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
可掩況審之以咨決重之以記別哉至元間松江瞿霆
發施田建寺于蓮花峯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
寺屬師師辭師每謂住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

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衆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道為之體而緣與智為之用有其體而闕其用雖則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衆而衆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闕而冒為尸之者其于因果能無懼乎當五山闕主席宰執大臣致書幣屢以為請師皆力辭至于窮厓孤洲草栖浪宿屏遁其迹而避之然四方學者北殫龍漠南踰六詔西連身毒東極扶桑裹糧

躡屨萬里奔走而輻輳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鑒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學設或未當吾宗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即悟昔非洞發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于中吳鑒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為禪奉師為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甲子師遂入寂即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逝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一皆師

手書是日白虹貫山師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七矣余
僑客江南聞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
成寶坊而師一衲一簞未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暍
腐奏葛衣以袪袪者師一不以近體他可知已雖屢辭
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滕屨脫袍笠在處結茆以
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晝作夜參規程條章井井
森列儀架慎嚴如臨千衆至于激提提倡機用翕燿嬰
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而其文致則深惟世道降道離

諸方

原闕三字

無佛祖為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

直指惡有

原闕二字

授受哉惡有所謂言語依解哉故師于

其教法欲救其弊

原闕三字

病皆以身先之故師之于物洪

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

原闕三字

接之而不攜人徒見其發

于悲願其誠而不知其一

原闕二字

以而非事夫空言也

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徐君威卿

原闕二字

如鄭君鵬

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

原闕二字

言

容無不歆慕終其身江浙丞相托歡公最號嚴重讀師

原闕
三字

歛衽望拜高麗藩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拜禮

起謂

原闕
三字

閱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

涕淚感發

原闕
二字

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涉世意哉

然而其名不行而

原闕
三字

不言而信自非行戒相應聲實

一致永久益章而弗昧

原闕
二字

亦何以致此哉乃為銘詩

傳之其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

原闕
一字

其目見塔銘茲不

贅詩曰天目于山擅宏賁兩峯高盤帝青

原闕
一字

孤禪行

坐虎豹羣延敵死關駐孤軍神機觸著身火焚濯以

原闕

二洗垢氛有幻一人奪旌旗正令一下千驕馳定目不

覩轅

原闕二字

摩尼寶玉燄輪時如日始出扶桑枝光雲照

曜千須彌崩

原闕二字

赴無中邊百舍重趺走莫前來者駭

汗命髮縣幻以鑪錘

原闕二字

鉛其出躍冶流炎烟不闕則

折非龍泉乃復煅鑄而鍊烹

原闕二字

爾骨死以生醍醐上

味投寶瓶藥香珠幢帝網纓一一芬馥

原闕二字

明問師何

由執神樞一切入一亦無餘陰禪國程鞏皇圖

原闕一字

子

南面味道腴五朝恩光鬱扶輿號尊國師章異恩錫書

入原闕開蒙昏揭若日月行崑崙又如大海涵乾坤俾

人盡證毘耶

原闕

正宗的的萬子孫億劫師言永長存

石樓鄭氏先德碑

原闕

皇帝在潛邸時聿有羈勒之臣石樓鄭元氏備嘗

艱勤既正

原闕

宮以其勲舊言于上上即超授中順大

夫太子率更令及即位

原闕

遷資德大夫司農卿時延

祐六年也是年秋九月二日上御

原闕

殿顧謂侍臣曰

國家官制子貴而推恩於其親者視子秩

原闕

以疏恩

今鄭某扈從以事朕二紀矣欲以一品恩官其三

原闕二字

示特恩以優異於羣臣於是贈其曾祖考翼金紫光祿

大夫上柱國大司徒追封韓國公謚康簡祖考璘加贈

純成保德

原闕二字

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安懿封

同顯考濟加贈推

原闕三字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謚莊僖封同曾祖妣

原闕四字

高氏妣段氏皆韓國夫人

仍命詞臣代言以章寵數

原闕四字

既極深重而在廷之臣

亦皆歆艷以為曠代盛典猗

原闕五字

石樓之有鄭氏自康

簡仕於金官至龍虎衛上將

原闕四字

反使移鎮晉寧因家

焉當時用法嚴峻康簡能以寬

原闕四字

德之由康簡以上

有諱元亨利貞四人俱隱約田里

原闕四字

元之配薛實生

康簡康簡既起家秉旄節安懿以任

原闕四字

晉既內附仍

用安懿以長尹其鄉邑時兵燹之餘白

原闕三字

數百里之

內人烟雖犬無復子遺而安懿撫綏其凋殘

原闕二字

其困

弊恒呻吟愁歎於壞垣闕甃之下安懿必躬視其有

原闕

二其燥濕均甘苦同勞佚以休息之以故殘民之歸者

日漸

原闕二字

乃復分其少有餘以濟其甚不足至于孤嫠

鰥寡為

原闕二字

有室家鉏犁錢鏹視其利鈍以驗勤惰以

故石樓之為縣

原闕三字

生齒粗為完聚逮安僖而不願仕

教授于家塾以誨其

原闕三字

知其積之厚而發之有日勸

某姑亦觀光皇都時則仁

原闕三字

邑其宿衛之臣有與某

同里者介之入見某長身疎眉面目光猷氣宇豐偉俾

之言天下事詞意粲然明達于是親遇日隆後從往覃

懷遂贊之以入繼大統一時明良慶會為盛遂由宮臣

登兩府延賞及乎三世自非其前人培植深長何能致是哉先是某為率更時舉監察御史郭文卿以自副上審其人某慊然以已不及為對上嘉其不難於自屈至大改元宮師府罷遄陞翰林侍讀學士侍讀必兼知制誥同修國史以所授闕之也仁皇自為言于上得可乃已已而遷禮部侍郎未幾擢兵部尚書裁九閱月仁皇詔於朝若曰某既長兵曹任邦政不得如宮僚朝夕進見豈其初執羈勒以從朕於艱危之意哉即加授昭文

館大學士階中奉大夫居無何轉工部尚書過拜江西
行省參知政事繼改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將上超拜資
德大夫太醫院使時仁皇憂各處官貪吏弊民冤政闕
分遣重臣宣布德音撫安黔黎於是某選自宸衷俾之
宣撫甘肅道使還稱旨延祐三年授政祥院使未幾超
拜陝西行省左丞以病在告未上擢授大司農卿蓋某
敏歷清要出入禁近或一年再擢或僅歲復除寵數之
便蕃恩意之稠疊一時廷臣概無儼君子於此推見之

譬則水與木水之發也源不深長其流遇坎而止何以能百折以東而達于海木之植也根不深厚其枝何以能委翳而上干霄漢成夫棟梁之具哉予於石樓鄭氏積德鍾慶亦若是云某既追惟先德自高曾以來粗撫其概勒之豐碑又念其伯叔父亦不可泯泯乞附見焉其諱浦字潤夫者公從叔父也母則高夫人嘗以軍職從軍南征卒軍中從伯妣賈夫人生一男四女男諱輔女皆適官族輔生三男諱智仁勇皆孝友才辯

原闕二字字惠

夫其行實神道有文茲不贅於乎晉更宋金兵禍連

原闕

二家遺族譜系淪落無所稽正則鄭氏之先由某之聞

於家

原闕二字

者若此其不得而聞者又何但於此哉用序

如右仍為之

原闕二字

仁皇御宇極盛至隆闡此太平繫誰

之功百辟卿士星旋

原闕二字

爰有宮臣是惟鄭公公贊仁

皇入統皇極大明當天溥照萬國公於其間以道贊畫

恩意滲濫飛泳動植公貴之驟公寵之赫人皆訝公不究

其極其極伊何公之前人能徠攜離能蘇苦辛遂令凋殘

漸煦以春積茲厚德其報可信篤生司農為時哲輔恩
覃三葉玄衮大璐几几赤舄煌煌朱戶昭哉旂常以顯
恩數石樓之邑山高土深鄭氏有阡松柏陰森紀有先
德式如玉勒茲聲詩以雅以南昭示億年以闡民心
許昌馮氏先塋碑

維馮氏遠有委系其墳墓在真定者蓋不知世數矣其
居許下則自處士君始處士至其孫夢弼於今為三世
矣昔晉之亡河北受兵禍慘其民多南徙圖避而馮氏

遂來許處士諱聚與其配師夫人之居許也生子男四人曰信曰玉曰用曰祥用娶郭氏亦生子四人其長即夢弼次夢岩夢得夢周夢弼最知名以中書掾歷諸太府幕僚泰定初朝廷計其伐越之功超拜朝散大夫江浙省理問所理問正被服金紫人咸以為光榮夢弼念郭夫人老矣非躬奉子職不足以盡其心即辭職就養丞相不允而辭愈堅夢周方以湖州歸安尉辟掾浙西憲府亦以養親辭與其孟均侍郭夫人怡愉盡懽當時

稱孝養蓋推其兄弟云未幾郭夫人棄養吳下奉柩歸
葬于許昌服闋至順元年陞授中順大夫湖南道宣慰
副使元統三年擢拜嘉議大夫靜江路總管於是天子
推恩於其三世聚贈大中大夫彰德路總管

原闕
一字

車都

尉進封始平郡侯配師氏追封始平郡夫人用贈通議

原闕
二字

中書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始平郡侯郭夫

人封同

原闕
三字

自惟念馮氏自得姓其間顯晦升沒蓋不

知幾世幾人

原闕
三字

其祖考播遷來許依蓬藿建生業知

力農以給賦知執

原闕四字

其於譜誌圖牒散亡淪落不暇

念其所從來無足怪

原闕四字

弼循官序積年勞秩真二千

石何莫非其前人之種

原闕四字

晦昧其祖考雖有其先敘

不著之文詞不勒之金石

原闕四字

先德以發于其身之謂

哉於是礱石墓左乞銘于元

原闕四字

致其言曰夢弼四兄

弟廩先人教育當至元三十年

原闕四字

一二而夢弼始冠

不幸而先人物故其弟蓋甚幼穉

原闕四字

躬紡織縫紉以

字諸孤方是時文儒未大顯用而夢

原闕四字

儒術緣飾吏

事於是起家八蕃元帥府令史郭夫人

原闕四字

南而長弟

夢岩嘗為許州管田產提領守許下墳墓

原闕四字

李竺長

官司吏目其幼夢周亦以海北帥府吏而調

原闕四字

以承

直節而任溫州路經歷夢周向嘗馳傳至京師

原闕四字

所

謂欒城劉村者得高曾以上墟壟蒼藤古木猶有

原闕三字

南梁貢士為文以記之夢弼今老矣其始仕也圖以

原闕

三字夫人及夫人之壽康而後享年八十有二歲累見夢

弼

原闕三字

命得累贈先人中順大夫歸德府知府上騎都

尉始平

原闕三字

老母亦累封至始平郡太君而又及見孫

男若干人孫

原闕三字

人烏鳥私情獲辰終養是皆先世積

厚流遠不自享其

原闕三字

遂發于夢弼顧惟無似恒恐殞

墜及今既老而獲歸拜

原闕三字

石墓下不慚見鄉里父老

是皆先公先夫人教道之篤

原闕五字

何足以當之也哉元

祐聞其言而有感焉夫河北

原闕三字

轉死幾盡彰德之來

許也夫豈覬望其子孫顯榮若此

原闕三字

尚書君入則致

養其親出則耕稼以給公上盖皆朝夕

原闕三字

亦何自而

發于其子哉昔人有言人可以偽而天不可

原闕二字

人雖

不章章於人而默默有契于天矣則夫天之報施於

原闕

三有不得而窺者矣不然何其得于造物者完而遂其

志

原闕三字

尚書諸孫名震賁晉者夢弼子也夢弼先娶郭

蚤卒生

原闕三字

梁庸庸亦早卒繼娶王皆封始平郡夫人

震賁王出也而

原闕三字

夢岩娶張子鼎頤夢得娶顏子升

履夢周始娶張生復

原闕四字

生謙豫益嗚呼厚德之積非

一日矣及尚書身歿而

原闕五字

夢弼雖告老于朝而夢周

之聲實獵獵方繼起其

原闕
五字

是天於馮氏厚德之報方

未已也是宜為銘銘曰

原闕
五字

周星勤身戰耕服民經生

居死葬心攸寧有宅在

原闕
五字

城北望塵冥冥冢樹尚或

連雲青匪不願處逃兵

原闕
五字

滋德馨爰生佳兒大門庭

恩封寵褒侈皇靈奎章

原闕
五字

之水泓渟決為河潤勢建

瓴其大渾渾細

原闕
八字

停徵辭琢石揭之瑩章潛闡幽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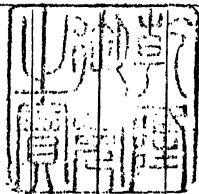
勒銘子

原闕
八字

於茲號馮亭德厚必報如律令過者下讀

原闕

三字



僑吳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僑吳集
卷十二
附錄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_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_臣沈方大

欽定四庫全書

僑吳集卷十二

元 鄭元祐 撰

行狀

元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知祕書監鎮太
史院司天臺事贈推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
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申國公諡文懿湯
陰岳鉉字周臣第二行狀

曾祖諱天祐字賢佐金太醫院副行司天臺事

祖諱熙載字壽之金司玄大夫贈資善大夫集賢院
學士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簡惠

考諱壽字椿卿贈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封申國公
謚僖成

岳得姓遠矣由唐虞三代降至漢唐五季無大顯者及
宋渡南而太史岳王起相州湯陰縣事宋高宗用功名
顯著于天下若其忠義大節則尤冠絕古今王薨而家
南徙子孫在北方者更兵燹禍亂分徙于燕遂為燕人

者公之家是也院副公精于推步占候之學盈虛消息之道仰觀于上俯察于下究于天之道而不忒驗于人之事而臆合且攻軒岐難素諸書方是金所策上有精通玄象科博瞻醫藥科其選甚精覈與傳術同院副能以其學連中兩科累官至太醫院副使行司天臺事簡惠公幼而警敏稍長讀書五行俱下日記幾萬言正大間亦以玄象科登第授司玄大夫簡惠既以占候之學起其家于是甚有所論載有天文精義賦天文祥異賦

列舍史傳星總主管等書金南遷從宣宗都汴迄金之
後還燕用其所學進見太宗皇帝既以推驗無不應者
遂以天文屬之公逮僖成公用其家學事奎騰太子行
司天臺太子征行屯戍十餘年間無一日不以公自隨
也禡牙建陣掩襲攻取多諮于公而後行配張夫人夢
神抱嬰兒下雲間授之夫人者夢覺而生公公在孩抱
即警敏異羣兒髻髻便嗜學時北南阻修國家起朔漠
戡金定中國書籍經喪亂其得見者蓋甚寡有以資治

通鑑示者公見大喜即手鈔成帙晝夜伏讀故公于史傳君臣治政之美惡世統修為之長短禍福倚伏之兆興壞理亂之迹餘二千年間概不異于燭照枚計而周知也若夫觀天之道由院副公來三世于茲矣年未冠自通姓名見劉太保劉方得列舍星總等書讀之有疑碍無碍無從質問知公司天岳氏子孫試叩之公得書即掩誦以其義歷歷語太保大奇之翌日即以公見世祖皇帝顧謂太保曰是兒骨髮聳秀目光爍人俾之觀天其有契于玄象必矣是日降旨許

公出入禁近時至元十年也至十三年陞授中議大夫司
天臺提點廿四年納延反北方勢張甚上親征命公從軍凡
屯行日時營壘止作乘機邀利皆命稟于公先是上無意于
必殺故親御象輿以督戰意其望見車駕必就降鋒既交兩
陣矢激射幾蔽天乃顏悲力攻象輿時公已勸上下與御馬
矣平章李罕山固請以其衆陷陣而入盡殲乃顏非上意也
先是上行殿西南塵起漲大衆謂賊且大至公曰是將有糧
儲以餉我師毋驚已而橐馳八百載皇后所進糗糒以餉

軍公之精于占候皆此類也乃顏平車駕還京策勲行
賞擢授嘉議大夫知祕書監賜玉帶一金織幣四端自
是親信深篤公往往入奏事帝后雖並坐上必問曰卿
豈有欲言者乎無所言則已將有意于敷奏雖皇后亦
起避親王大臣望見未嘗不歎羨其得君也公益感激
遂抗章言以為臣所職者天文所司者測候然天道遠
而人道邇天道幽而人道著古之聖王其于敬天恒若
對越其于勤民恒切撫馭是故勤民者敬天之實古人

謂敬天以實不以文何謂實茂選賢才使居相位一相
既得其人則必慎簡羣僚布列中外進則盡忠獻納以
廣上之聰明退則修身齊家以宣布上之德澤刑賞當
功罪而必信賦歛罷誅求以養民是皆敬天之實也夫
紫微上宮三師上輔皆環拱帝座下應宸極由此為輔
相者天豈可以非其人哉時權姦僧格當國故公言及
之是年尚書省以民間逋負係官錢糧僧格奏立徵理
司設官置吏使輶將命者旁午于道所在貪墨吏並緣

為姦欺民貨產破蕩不足償至榜繫猶纍纍相屬民間
騷然幾無以存活時彗星見方掃掃宿指處山崩地震
上春秋高權姦方務蔽塞聰明而其威燄軋天下人懷
私憤無敢為言者公竊歎曰我蒙恩遇厚矣懼禍不言
是孤聖言時從獵柳林從容諫諷大意以為臣職司乾
象所當言者日月之推移或失經星辰之飛流或失度
今天垂象星耀光芒地震動坤道失其常況皇上聖躬
違和皆大臣欺聖明虐黎庶所致非除舊布新洗濯苛

穢則何以回天心釋民怨于是上即柳林命詞臣草詔大赦天下比使臣馳至闕命百官具朝服詣崇文門聽德音僧格知有赦乃大驚馳詣柳林密令其黨與察上近臣敢啟沃者其黨以公對僧格大怒召公詰責公徐言曰某所言者天象宰相大臣不當與聞僧格怒愈甚至令人以椎捶公者二公先僧格往泣訴于上僧格繼至其所言以為天下之大既已屬之臣矣方理財助國今建官徵誅方就緒而岳某乃敢啟赦以沮臣上令公

與之辨公則曰宰相者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也今國家疆宇亘日出没何少于區區錢糧而宰相乃為國歛怨況聖上春秋高體詥和丞相權輕重果何在僧格語塞上留公問以事因力言僧格之姦不誅無以謝天下于是上始有誅格意臺省知公為上所親信多欸門候謁以自通慫慙公與言一惟忠信孝悌而已設正人端士遭誣罔陷害公必懇懇言之當路其人或知而來拜敘謝意公必拒之未嘗言出于我也先是世皇與劉太

保語問其壽猶有幾太保謂尚可得三年活上復問三年後孰可倚任者太保一一為上言至于司天則以公為對上嘗以宋銀宮漏賜公製作極工瞻公不敢藏于家請置之司天監成宗皇帝即位以公先朝舊臣尤加眷寵超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祕書監且賜古白玉環後賞賚益頻疊多故不書大德三年有告山西某家私藏識緯圖書者朝命公辯覈公曰山野愚民豈知識緯法象之典第恐怨家誣罔已而推驗果得其實

公臨事忠厚多類此五年彗星見公言聖上宜仄躬修
省進賢去佞省錄寬抑以答天戒乃分遣使臣宣撫天
下七年監修地理書大一統志八年上以久不豫庶政
多取決于中宮公從容言于朝曰六年之間彗星見者
五此豈尋常變故哉桑門道士禱祠頻瀆皆非應天之
實惟帝后深自修省慎選忠賢以為輔相如此庶可以
少回天心言達中宮后大怒同列皆為恐怖公曰天垂
異象臣盡忠言雖死何憾公歸謂所親曰余言非過分

而觸怒中宮一當聽于天耳翌日復對后已怒解且俾盡言毋有所諱公因感激力言天人之道非有二致人心和則天心悅也近年災異頻見上自宮壺下自廟堂宜一新庶政以格非心由是權貴人多不喜公而公處之泊如也同列以災異請于朝宜從事禱禳規取金帛公皆拒不受十一年成宗崩武宗鎮北藩仁宗在懷孟后將有所挾立藩王時丞相達爾罕心憂甚彷徨未決公潛往勸丞相以天心有所在測候見之矣丞相宜蚤

定大計於是迎仁廟入京師內難悉平定武宗入即位
超拜正奉大夫長祕書監仁宗既即位登拜榮祿大夫
仍知祕監領太史院天臺事公以耄力辭不允仁宗
每謂公世皇舊臣不特精於占候忠言嘉猷所以裨贊
累朝者不一方有意大用而以皇慶元年三月五日薨
於官享年六十有四訃聞上為哀悼賜中統鈔五萬錠
為賻仍勅有司具儀注為襄葬薨一月諸子奉靈輶葬
大都城南之鄧林先塋之次配樂氏封中國夫人子男

三長初義初任太史院都事娶馬氏今官溫州路平陽
州知州次宗禮由國子生任中書舍人娶于氏次嗣貞
未娶女一適許某而寡孫男六人公有兄諱斌簡惠公
從奎屯太子西征時賜某氏出也家羌中公篤念同姓
每因西人物色求訪至元癸巳斌來京羌公即引見世
祖上為歎息俾同知西涼州總管府事且厚贍其行先
是大德間公嘗言于上以為旬日內妃后當有蓄乞厚
自愛上詰爾言妃后定為何人公曰在皇太后上遂命

書之至九日皇太后崩又遇熒惑入南斗司天者以為
言公笑謂曰是不在朝廷吳越明年當大稔但不利於
江浙省相臣耳已而果然公於天象雖究極幽奧然未
嘗以自負故能出入宮禁四十餘年小心慎密恒若不
勝衣弗輕漏一言于外故自禁近重臣省憲僚屬靡不
稱公為本分人平居言議絕口不及推測事每曰高允
崔浩一可為師一可為戒況吾家三世業此逮予猶莫
之測何可以授非其人故公三子每教以修身慎行而

已若夫推候之學則一不與言國家承平久官署多峻
陞凡在職者亦就遷司天祕監以為言而公恬莫之聽
家貧泰然弗介意每遇賞賚輒分給親友京城私第所
居蕭然一室幾不異于山僧野人然公氣稟剛直遇所
得言雖鼎鑊刀鋸不少挫怯若平居無事則惴惴不以
其所能驕人若此者抑亦可謂純德君子也已公薨後
二年朝廷始推恩享贈卹之典然而諸孤薄宦四方實
公遺訓皆清慎自持因循久尚未乞銘當代大手筆粗

述公行事萬分一以章示不朽云謹狀

哀詞

元故水南王先生哀辭

越故水南先生王公卒五寒暑矣某嘗因杜君原父謁先生于當塗杜尊師之玄尤館先生長身寬衣幅巾白髭髯屣履徐出某以諸生謁拜其情言風致望而知為厚德長者時方飢驅欲為子弟都養弗可得頗聞先生仲子艮官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迎養錢唐朝廷加

恩封承事郎新昌縣尹當大厯改元壽八十七用是年
春正月卒初先生與東陽許古道同客武林宋亡漸東
道梗于是先生拉古道入越舍古道中雷而自居前榮
古道念妻子存沒不可知出其贖裝白金二百兩託先
生買田築室而身往東陽迎妻子垂抵舍而歿先生走
往往哭盡哀悉其所託金歸之其妻子固弗知一旦得
金意料外悲愕歎訝以其半壽先生揮手謝弗顧先生
于書徧讀每惟身隱而言文是求顯也故其詩文不多

見然其言論疊疊上下今古興壞理亂枚數條析若之
何墮可完廢可舉使人聳聽如指諸掌睹世降俗漓觸
目感心不能自己者言之未嘗不涕下獻欵于書覽而
有得必懇懇為人言見人製述合體要輒稱道不容口
否必款曲開示務引之蹈桀度乃已親舊行有過差聞
即弗樂見其人必輸肺腑以告而不令人知也故士于
諧謔不稍謹第恐先生知先生初名鯉後入京學更名
理字倫卿杜尊師嘗為某言宋行都已破淮安忠武王

命史勝帥偏師下越趙孟崧黨與繫獄勝夜夢神入盤擊生鯉指語勝曰是鯉不可殺詰旦獄上勝悟縱遣之去尊師老人言不妄質諸其子信然嗚呼為善責諸天固有冥夢不可必者而天于先生為善之報者執左券交相付于是脫非辜享壽考清強裕謚及見其子朱衣象笏躬致祿養諸孫伸揚仲廬等皆勤慎績學某素承教益為製哀詞列之墓云植之腴兮藝之良子始獲兮遲年穰天之報施兮靡不償子孫其賢兮稼日以美一掬

二米兮天降嘉祉公侯子孫兮自今以始

墓誌銘

元從仕郎廣濟庫提領張君墓誌銘

國家以大寧為北京其民居叅錯以國族信厚朴直天性然也君既世為北京懿州人而出于蒙古氏因曾祖妣年扎克氏者譯言張姓也君諱信字子誠繇父千戶君載筆從軍而君遂好讀書淮安忠武王帥師南征君載筆從軍凡幕府文簿皆憑主之江南內附尋辟甘肅省

江淮譯史用年勞授將仕佐郎弋陽縣主簿邑更兵燹盜椎埋肆姦君為擒獲殘民用安乃捐俸建縣學人士至今德之尋轉常州路錄事常民被殲無遺者君糾錄鄂內掩遺骼定坊巷建官署立廛市事多由君監倉庾出內四年人誦其平直繼擢長興州判官獄多平反部使者錄其勤而君一不以介意陞從仕郎廣濟庫提領未幾引去君佐長興既代遇故人馬尚書掌銓曹遣人語人曰漕運千戶皆宣授我力能為君豈欲之乎君謝

之曰父母老矣何忍以遺體涉鯨波乎尚書復謂曰樟
樹鎮務官歲可得萬錢君豈欲之乎君復謝曰親今僑
于常而安之願得近常者以便養于是調庫官君既篤
孝其親而其父名簡字居敬嘗從軍東平其太師國王
用為長陽穀鄂囉千戶公長者殊不疑人欺飲酒幾斗
不亂君仕既南父母亦皆老矣君左右就養官卑祿薄
而能樂其心志君二弟珪桂後君同居蓋其先四世不
析炊及君生子女而四世實相見初君之從戎南下也

才不逮君者往往立功名取卿相而君盡瘁尺籍伍符之間雖為淮安王器重而終不能自顯者非命也歟及淹抑州縣在他人則浮湛狗俗矣君獨持身廉勤毫不苟取所至吏畏民愛表有政績顧其家則甚貧然而益以養親自樂也及千戶公捐館君廬墓哀戚甚人愈賢之君配耶律氏生一子五女子衷充樞密院譯史婚姚成楊衍孫儀白溥馬讓孫男一壽安孫女一適李仁延祐乙未年七十二十一月十八日卒之十七年為至元

二年來以孤貧始克葬君于常之東門外從千戶公之
兆是宜銘銘曰孰勇其逢孰嗇其終是天不可詰而歸
全于先人之宮松檟滋茂益昌厥後常更億年世保其
東門阡

李處士墓誌銘

夫退處士雖良史不能無譏褒善人在政典尤所當謹
然而藏密者道恒晦善卷者跡若汙世之君子不以其
卷而貶其迹因晦而詘其道也若句吳李處士其人乎

處士諱敦字誠功其先占籍龍興武寧縣之裏溪逮其

父和父官遊入吳而遂家焉和父娶沈生處士處士生

而俊穎少長從師講學知為己力行務徇義和父歎曰

吾兒于聲利不苟取楚江以西茶薺所自出于

原闕二字

君

以營什一而致養焉不欲速貧尼父猶申以子夏豈其

原闕二字

嬴政乃慕于懷清顧惟其人何如耳嘗鬻茶儀真

樣茶為

原闕三字

嘗而仍內之筠篋者處士默以鈔幾千實

之篋不令人

原闕三字

族有賣其女于人處士贖而教育之

俟長擇配嫁之間

原闕三字

貲逃湘潭者處士怡然不以語

人其厚德往往皆類此事

原闕三字

孝養甘臙親嘗溫清節

適嚴慈先後歿哀毀頓瘁吊者

原闕二字

娶許生男一良臣

教之能不負其學言必顧行以遵素履

原闕二字

勝義克任

雅度撫其庶弟良祐尤盡恩意至順四年秋七

原闕二字

五

日卒壽七十有四即是年冬十月廿五日葬長洲縣武

原闕二字

祖瑩之原卒之六年至元為後紀元之四年良臣

用儒術

原闕一字

家湖廣行省檄桂陽州學正處士于是孫

曾孫詵詵蘭茁其芽

原闕一字

銷其鑛可以推見其為人矣

處士暮年家益裕而自奉益簡

原闕一字

衣蔬食泊如也良

臣饌滫醢製麗密以奉輒感然却去之曰

原闕二字

以堪之

夫人內省者不外慕貴天守者賤其人斯之謂乎

原闕二字

深惟幽潛之輝素履之行愬無傳乃圖銳堅珉示後世

夫

原闕一字

郎之盛製獨不媿于林宗東觀之雄文豈宜後

于君公哉用

原闕一字

使刻之曰理欲兩岐在為適宜魚鹽

致富飯牛而肥曾不以

原闕一字

謂與道違婉婉李君惟道

是鄉躬營什一圖致終養營養其親

原闕一字

侃和樂兒聞

詩禮身重然諾我居其厚孰處其薄善念日滋

原闕一字源

日長瞻吳西門松柏鬱蒼為善庸式隱君之鄉

信菴李先生墓誌銘

原闕二字

燕自太子丹傾身結客故其風流多尚氣而好義

喜賓友

原闕一字

然諾其來遠矣信菴先生家于燕累世由

其上皆饒貲至先

原闕一字

乃結交天下知名士若商左山

姚牧菴暢純父高彥敬及焦

原闕二字

鮮于伯幾李仲方若

仲賓父則先生從兄弟而劉蘇州嗣

原闕二字

又姻家也世

祖皇帝駕馭天下豪傑布衣一言動萬乘立

原闕二字

相無

難者先生生長輦轂下其一時游從皆海內名德鉅公

原闕二字

大臣有以言于上宣授泉福司提舉先生笑曰堯

舜之佐

原闕二字

巢由豈可強其所不欲哉竟辭以不仕之

節高諸公間久

原闕二字

欲強之仕者于是挈家南游時故

人有尹江陰者遣使過

原闕二字

迎先生過申浦買田築室

為住計矣而嗣宗以北京憲除

原闕三字

再遣使江陰迎先

生入吳劉既無子撫其甥如兒四方

原闕二字

以先生素喜

客而姻家為中吳守客沓至先生莫不典衣

原闕二字

所以

慰藉之者惟恐失人懽心而未嘗令劉知比劉卒于

原闕

二字

先生衣貲罄盡故人南來者皆思所以處先生獨高

公鍾

原闕二字

切至凡能以禮待士者高皆懇懇致禱而先

生尤能以禮自

原闕二字

語不合意便引去僑吳若干年終

始能以禮事先生不少

原闕二字

惟荆溪岳仲遠氏已而浙

以西文獻故家日益凋落求如

原闕二字

者不可一是先

生居鬱鬱而遂卒于吳時某年月日也其

原闕二字

祖字志

仁先生卒後若干日亦逝志仁室劉更幾日亦歿

原闕三字

子謙力度不能舉不免焚而函其骨暫寄隣僧菴念先

原闕三字

者含淚北還燕即先曾故廬教小學數十百童子

得脯

原闕三字

食淡一錢不妄用累若干年乃揭來南奉其

三喪歸葬

原闕三字

平縣西柳村之原距先生卒若干年為

至正十年某月

原闕三字

生諱某字英發享年六十二謙將

葬其祖乞銘于子曰

原闕三字

岳氏知吾祖獨子在銘不得

辭也故序而為之銘銘曰

原闕三字

孰汝主處易而出難與其難而刊也孰若易而獲

完嗟

原闕三字

自計明一朝南遊一羽輕拱木蒼蒼家宛平

孝哉有孫負函骨歸葬歲時矢弗沒勒銘堅珉其永昭
示千秋春

慎獨陳君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績學服膺儒術然以隱約終其身至叔方父三世于茲矣始予

東入吳識其尊人寧極先生沈潛問學淹貫羣經年已
髦會諸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予與先生有維私之
契而先生長予廿餘年先生降屈齒德時相過從高談
亶亶不絕予于君一年之長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
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欲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
有非乘壺牽犬所能致禮也君尤篤孝每館授歸其浣
滌不但中裙廁牖若夫溫淨室廬則其上世蔽風日者
至于滌灑飲食之奉必躬庖烹價固貴有所不計也以

故老先生壽體康寧無少不如意者君能力學其為文以經為準貫穿諸史百氏褒其菁華以立言其為詩尤刻苦精練本之于杜而叅以唐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黃至于畫思之盤礴鬱積山林泉石幽篁怪木各盡其變態然貴富以挾而求之者雖百金不與一筆兼之襟度洒落其割三牲以奉客亦有膳兼豐潔與人交重然諾至正壬寅羣月五日卒享年七十娶費早世繼夏生二子長訥先歿次謹女二長慧適俞沂次清適曹敬謹

以卒後十五日葬吳縣靈岩鄉朱墩之原曾祖考德一
配張祖暹配柳寧極先生諱深字微靜配周君諱植自
號慎獨叟朋舊私謚曰慎獨處士謹乞銘于予為序而
銘曰士而處矣久當舉矣胡為乎更三世而益偃也身
雖屯而道則純豈得于天者而畜于人耶既以有行有
言無緇磷矣其示不朽有堅珉矣尚何痛慟有弗信者
矣

王處士墓誌銘

中吳山水深秀自昔多古仙神人其最顯著則王方平
降蔡經家又如王可交嗜酒斫鱸遇星宮七真雖玉壺
縹緲不得飲而得啗火棗其骨遂仙事載郡乘豈虛言
哉近日王處士蓋亦仙者類其先本會稽人大父以上
皆宋衣冠世胄後徙居吳長洲之永昌溪釣游耕鑿縱
浪大化浩然自以為葛天氏之民而獨好飲酒盡擺脫
世故以自適于酒而扁其室曰醉鄉當其時悲歡窮達
興壞理亂曾弗絲毫繫心世降習媮非達人曠士可以

外骸形齊物我也于是其家不能無腴削然猶嗜酒不問有無其孫翥能自力于學博洽淹貫鄉人士推重之而翥也能悉意以奉處士于是得陶然醉鄉云處士取朱氏先卒卒後鰥居屏處四十餘年能待其孫之成立以屬其家處士雖飲酒而神觀明朗人不敢欺諱元字元之二子長亨次良亨娶周良娶郁二女長清次明清適陸明適陳翥亨之子也卒年七十九顏貌如孩嬰兒人皆以酒仙稱之而處士亦自笑曰神仙道人亦人而已

耳生于戊寅卒于丙申七月廿日者卜十月五日葬函
骨于許墅鳳山之先塋翦言處士當屬續時猶索酒曰
吾醉鄉雖蓬萊瀛洲不是過也惜宗人可交福不逮不
得分飲玉壺春耳然以遇仙馳名豈若吾之樂無涯也
哉翦撫斯來乞予銘是為銘銘曰醉而死其不死者吾
不知誰之子斯言也吾聞諸明史何以知其然蓋所謂
一念萬年不為刑毀不為形全是之謂醉鄉之古仙

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

代其子都中作

張氏世占吳都籍而為長洲之相城人至先公始以謹飭小心入仕于朝倬直殿廬久之成皇以先公忠勤愛之賜名伯顏大德五年宣授將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為泉州路總管府治中至大初陞授同知邵武路府事明年改兩浙都運鹽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授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三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大中大夫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丙子先公年六十有五夏代

歸先公素有止足意即告老于朝于是以正議大夫平
江路總管致仕歸卧吳下春容丘園而以三年夏六月
十四日卒于相城之私第不肖孤忍死用是冬蜡月七
日函骨葬同邑益地鄉謝澤原清河侯之兆嗚呼先公
自元貞初入見闕廷繼拜恩寵一為中朝官四貳郡政
一佐鹽運司晚年一再典牧藩翰而引退之志亟矣漳
州代乞懸車未匝歲而天奪之痛哉先公諱世昌字正
卿先大父諱顯江淮等處財賦副總管累贈亞中大夫

廣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伯祖母鄧氏封清
河郡君配沈氏子男二人長不肖孤都中次好禮早夭
女一人適羅烈嗚呼先公歷政清操善著之民心傳之
士論後來太常議之國史傳之非玄堂所得識也于是
不肖孤謹投淚撫世緒官封生卒葬歲月納諸幽云

人填諱

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高昌布達實哩公

墓誌銘

至正七年冬十有二月朔奉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高昌布達實哩卒于吳享年四十有四卒之日其父榮祿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敏珠爾公告老於朝懸車戶下哭之慟曰吾賢子也天不留為家與國吾何以生為吳自寓公若水司漕臺及郡侯牧皆會哭于其私第一是皆曰以孝以廉而天乃奪之速可不為天下慟邪按布達實哩諱也字仲溫其大父光祿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

國秦國公諱阿勒台托音配阿勒台德濟杜氏皆封秦國大夫人曾大父贈光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昌國公諱和齊納配伊德濟勒氏封昌國太夫人其母伊蘇津氏都哩哈爾吉氏皆封秦國夫人仲溫以世胄當文宗時倖直禁禦謹飭端重為上所知名宰相問曰某可倚任以事
中書遂擬除承事郎尚乘寺大使上顧其名曰是宜寘
清要相臣對曰初任試此端重用矣時至順改元秋也
是年冬十月御史臺以除目奏上復指其名曰良御史

也御手點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就任即有
威望關陝間遇少暇輒從宿儒學人見其夜叅半猶篝
燈讀書人訝而問曰豈欲窮經作博士耶仲溫謂益人
神智無如讀書縱紛冗猶當學況茲事簡不委已於學
異時悔何及乎由是材識與學俱進四年秋轉南臺其
所建明興利除害要皆有得于講學故其言切于用而
不刻本于理而不迂元統三年春奏授承務郎擢拜內
臺上自乘輿次關廊廟又其次朝署之間皆有所匡正

時權奸柄國仲溫力言其非疏入不報納印乞去權奸
罷黜乃已是年冬超拜淮西廉訪僉事准本宋疆場內
附後民氣猶未復建言乞妙擇守令涵煦其民而孳育
之至元四年奏陞奉直大夫遷廣東仲溫言廣海去天
遠朝廷三年一差官分詣行省自三品以下皆得優等
斟量銓注謂之廣選然年勞未及者有之品敘猥冗者
有之上任未久多見奪于省部匹授官以故人懷苟且
莫肯盡心遂至路府州縣往往闕官廣海之間計闕八

百餘員仲溫意謂地遠近不同其為土臣一也宜慎選其人即同實授庶不闕官敗事食鹽害民所至皆是而嶺海之間其害尤甚鹽官既設辦鹽提舉司所司辦鹽裁三之一其二分則驅迫州縣民至破家蕩產猶不充具言世皇中統詔凡以鹽椿配處一切停罷文廟時詔海北散辦鹽課自今悉停仲溫建明嚴設科條禁止鹽司非理害民等件雖鹽禁未全寬然所以恤民之意見矣部使者每季慮囚官吏勞擾仲溫謂一歲兩讞為庶

幾所在獄囚往往有死者此皆士師不加之意今後囚死者坐獄官罪仍于解由開寫囚死數目以明降黜嶺海官員死無以歛喪無以歸雖舊有恩例然宜加厚六年夏擢授西臺經歷關陝仲溫嘗冠薦于昔年矣見仲溫後來咸驚喜迎迓未幾擢浙東海右廉訪副使巡按所至威不殘寬不弛溫州路平陽州民倪景元嘗捕海寇後為克埒州判及其子雅勒呼攘其功賞反以倪為賊遂枉問于連沈貴寧拷掠死仲溫察倪冤克埒坐罪滅

死一等倪寬獲伸斷官吏罪必殷勤訓諭至曰汝母畏
威匿寬弗言也咸曰公長者我罪自我分尚何寬尤急
於興學勸士具宣教養之意誘掖其人士多抵成効至
正二年冬陞授奉議大夫遷湖北其治如浙東四年春
擢拜奉政大夫江西省郎中仲溫天性至孝每念其父
母老矣官輟無由得合并其在湖北時平章公奉旨首
宣政而仲溫有江西之除亟與平章會于吳一再遣使
趣仲溫上而仲溫樂與親聚首朝夕色養惓惓焉而兄

布尼雅實哩方為吳江州達嚕噶齊次兄僧格實哩廣
東僉憲僑居吳而弟敖拉努色爾將上岳州路平陽州
達嚕噶齊亦會于吳仲溫深念骨肉聚合之日無幾其
志將辭職以為養平章毅然不許乃是怏怏之江西既
而祖母杜夫人卒於京乃由江西入吳且將從平章北
上冀秦國一再行皆以病作復歸吳蓋仲溫之孝弟由
中以著乎外自非勉強而然者再北上舟發閭門而復
病止更四閱月而卒卒之日平章俾其室人奉衣斂則皆

弊素無鮮

原闕一字

者詢其子五十四奉其母以告于平章

曰不惟衣不給其假

原闕一字

于人者至四百緡平章乃始

知仲溫平日所以奉事之者非

原闕一字

有羨也哭之頓絕

曰吾兒力孝若此天忍奪之耶蓋仲溫以親年幾何竭

力以奉猶恐不及敢計有無哉然不知中道遽

原闕二字

沒

猶張目視平章曰兒負父不得盡孝矣烏乎使仲溫稍

待

原闕一字

大用移其孝親者必効忠于國如之何止于斯

也配金圖氏封大興縣君子一即五十四女二孫男一

觀音努將以某年月日歸葬于秦國公之兆其子以平章之命來拜乞銘銘曰壽雖中道夭其特立者固表表峨廬三臺佐憲四道顧豈無其人哉求如公之賢則猶劍之有龍泉不缺不折斯全其節是則仲溫原闕一字皎如玉雪者也歸葬于燕以從秦國之阡名德章章久益傳

白雪漫士陶君墓碣

君姓陶氏其得姓始于堯至晉長沙公與靖節處士皆以垂名無窮更江左五朝歷唐沿五代以入于宋衣冠

蟬聯世不乏人有諱榘者台州司戶叅軍遂家于台八

世孫諱若晦始居之地乃以姓顯生子諱辰史館校勘

校勘生太常寺簿諱居安

原闕二字

生太學錄諱應雷至元

丙子淮安忠武王統兵平宋偏師至

原闕一字

學錄為鄉里

請命將授以官則曰吾欲全父母之邦豈知有

原闕一字

已

而築室清陽溪上藥病者槥死者賑飢者煦寒者其配

繆

原闕一字

靜慈而克賢故志得伸及生君有異質未髻髻

即異常兒稍

原闕一字

從周仁榮先生學邃于易逮百家九

流皆曉達學成乃出遊

原闕一字

跡幾徧天下上京師王公

貴人聞君言論莫不驚喜傾下然所持者連城之璧照
乘之珠襍之硃硃魚目為病于是翩然南歸每曰燕趙
古稱多奇士今所見何不逮所聞耶既歸齒髮方壯而
家貧鄉里諸儒先力勸君宜少屈以就祿遂試吏蘭溪
州民盜驚連逮一十三人當刺臂君念其貧輕驚直得
賒免浙省檄補江陰州州民劉鐵欲強姦趙屠妻趙訟
鐵鐵抵罪一日縛其妻犯之痛箠趙幾至殞趙乘急捉

刀刺劉斃君謂事出俄頃非有意故殺也趙得減死州
重建治所君主辦社稷壇厯久寢壞每春秋社祭之道
氏院門外君白于尹社稷復建壇壝調松江創聽事後
燕堂六楹君才優長能使民不知役而事集屬邑上海
民徐德訟戴千戶強刦二人瘐死十九人獄具民皆以
為冤君平反之時部使者韓公審讞一如君所言移文
陞賞而辭縣豪民朱管坐戮死籍其家悉以兩家田賜
丞相托克托丞相威權震海內差官高成劉錫副以惡少

年為瓜牙南下肆虐設計陷民掙財無辜被擄掠死者
無筭府縣曲承風指莫敢誰何王兼善以母老被詬辱
奪不顧死言于官官吏悉驚避獨知府楊侯伸憤痛之
意未決君進曰朝廷命公守是邦寧忍坐視赤子啖餓
虎頤耶侯喜遂與謀傾諸惡少勢稍減所差官乃轉委
憲省遣使至府考立官猶震懼君獨抱案條折理明詞
直悉依律斷遣事聞丞相賞鈔幣以年勞省除杭州東
北隅錄事司典史輝和爾人拜布哈與其妻呼喇章自昔

同艱苦生女已十歲一朝為省宣使乃娶呼都克女觀音
努為小妻貌美貲豐善迎合至抑正妻正妻不勝憤布
哈擲刃以刺弗斃閉一室囚之及其女曰少予食欲婢
餓死婢引兒訴主母枉于官錄事揮使去君曰此婢去
三人必俱死于是叩頭白憲府使得伸理獲全拜布哈
雖遇赦釋免猶坐黜矣至正壬辰春除信州弋陽縣以
病不赴秋再除湖州歸安縣時方兵興長興州已陷浙
省叅政托克托檄君與烏程縣各

原闕
二字

萬斛給餽餉君募

巨艘二十以載君未至半道潰即指

原闕三字

使各有定處

甫二日湖州陷君白叅政畫計策遄復湖州

原闕二字

無見

糧君走一介召諸艘其至無時刻違遂加賞賚錄功

原闕

二字不報方事變時守土大吏望風奔潰槌埋竊發至有

火人

原闕二字

淫殺縱恣君稟命叅政按其罪不少貸良民

始復蘇丙申

原闕二字

紹興上虞縣歎息言曰吾懷抱利器

出將為家國天下用

原闕二字

浮沈下僚今年七十其所蘊

曾不得少試以沒尚何言哉

原闕二字

月廿日卒于府城都

昌坊之寓舍享壽七十有三配趙氏

原闕二字

真故宋宗室

孟本女也有淑德先君十二年卒葬黃巖州

原闕二字

鄉道

與之原今侍講張公翥為應奉時銘其墓子男三人

原闕

二儀娶都漕運萬戶松江費雄女元珍次宗傳娶錢唐

于從

原闕二字

淑英次宗儒未娶女三人長宗媛適同郡杜

思絅次宗端

原闕二字

國楊至次宗婉尚幼孫女沒時艱路

梗寓殯會稽玉笥山

原闕二字

其為人倜儻磊落于為義若

飢渴居父母喪哀毀骨立四

原闕二字

享感愴怛悼待人以

誠律已以廉蓋天稟然也君諱煜字

原闕二字

自號逍輿山

人又號白雲漫士喜吟詠善樂章夫其游歷

原闕二字

交友

及所抱負當大有為可也乃老死簿書期會間然觀

原闕

二字

心吏牘不怵于勢不溺于利享尊爵厚祿者愧于君

多矣

原闕二字

其履歷之槩以副其子之請庸揭諸墓以俟

銘傳者采焉

畬山老人墓誌銘

嗚呼士而抱利器屈下僚如轅下駒受牽繫于庸妄之

手原闕二字一展足為千里試此龐士元幾困頓於漢昭烈

何況常人原闕二字東吳直東南瀕大海九峯三泖間才器

如畚山老人卒厄原闕二字書期會其可哀已老人諱仁字

子壽姓陳氏其先浚儀人大父鼎宋迪功郎崇德監酒

稅遂家錢唐父嗣青鎮酒醋務都監沒時家貧母杜殊

賢淑脫簪珥營襄事誓守節弗移躬紉紡蠶織給其子

讀書而老人能淬勵力學時宋亡人以吏為師老人念

親老人迫從舅杜汝霖居華亭業吏獲祿為養旨甘無

少闕母喪哀泣甚人至不忍其舅亦漸老養之如母至
八十三而卒大德間松江陞府老人筦庫與計偕解府
諸項鈔若干萬緡時府為皇太后湯沐邑直隸徽政院
道路以歲祲往往椎埋竊發老人用智周防卒善達畿
甸院官以老人才可大用比南歸勅其府擢之調上海
以年勞為府史地瀕海斥鹵宜荳麥不宜稻其事合言
浙省而衆皆首鼠憚行老人毅然請往意為東南民力
竭征徭寬一分受一分賜抱吏牘翻覆辨諭曰海隅罷

岷迫其所有急供上庸何辭今輸官欲以其所無有是
殺之也宰臣聽其言止科豈麥已而調常州更鎮江焦
山寺有田在府寺僧端挾寺貲陰持丹徒縣長短與同
寺僧醒有憾殺醒以滅其迹事逮所謂嚴閨于湛等拘
之獄榜掠誣服人皆寃之老人按而得直時天久旱而
雨人以為洗寃雨次年勞浙省除老人婺州路錄事典
史浙東憲治在婺守土大吏日惴惴懼飛語而老人以
才幹稱婺民有殺已女舁尸沈潤竈陘下圖陷以得賄

老人直其冤秩滿轉衢州衢俗獷號難治而老人從容
案牘間三年如一日一日嘆曰湛卑職固吾命顧止足
則在我於是引年以歸松江有舊田廬琴書畫冊足以
娛歲時邑人長者喜而攜子弟相從奉几杖進尊罍靡
少間吳興趙魏公為書秋圃二大字遺之金華黃侍講
賦之詩浯溪俞伯貞父為記秋圃堂其大致以老人持
官不剋而樂廉退故安於晚節且有子四人長元善次
亨道利用貞固皆以儒術致身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男

曾畀思配何氏先卒老人雖從吏而酷嗜問學經史百
氏言往往能成誦遺子從許文懿公講道金華山故其
子皆知名當世亨道從事漕府時迎老人居吳時猶承
平每嬉遊山水間意甚樂也至正八年詔賜高年帛老
人亦與焉還松江是年秋九月五日捐館於其里壽八
十諸子以十一年蜡月望葬於邑之集賢里畬山之原
十八年享道自閩任滿歸走吳謁子銘墓予惟老人出
而為用弗殫才而子多才俊皆可書于是序其事而為

之銘銘曰稼于石田固難望其有年忽倍其獲獲濯漑然嗟嗟老人百僚底施于其難而可紀壽康令終又有子畬山藏極邃美嗟嗟老人是之謂不死

蜀虞處士墓碣銘

宋亡今八十年能以文儒丕顯于國家無如虞雍公子孫其顯者海內章章知其為侍講諱集者矣然族之宗有居吳者至正十五年秋七月庚子公六世孫處士君卒其子堪衰斬衰毀以某先公太史與有世契迺從其

從父太常奉禮愷來乞銘哭曰先人生不諧俗竟以隱
約終其身顧先人之孝行懼泯泯無聞大父諱栩博極
羣書內傳後北南從遊者衆已而病病且一紀先人勤
苦以養恒手浣中褰廁踰大母夏氏病目至以舌舐之
先人既老而堪問學蕪淺亦館授以為養溫清之室廬
滫瀡之飲食曾不足以少慰其心今沒已未能盡大事
嗚呼痛哉夫欲致養而莫遂雖菽水盡懼斯謂養歟手
足形無槨斯謂葬今堪是已處士諱炫字明之蜀隆州

長壽縣人雍公既相考廟故其家有在吳者于是處士生于吳其諱虢累官至朝請大夫戶部郎中知岳州者處士之曾大父也處士生至元十八年辛巳年七十五娶宣氏生二子長堪次坊女一堪既貧重以兵興世艱棘舉無助者能以是年八月庚申奉葬吳縣下駕邨烝山之先塋去其高祖雍郡侯墓在玉遮山張市村者可一望而近宜為之銘曰宋相世系有克保其墓地者百無一二而堪能守其先塋奉其先人以葬以志斯可謂

忠孝之懿而詩書之澤百世不墜者已

廬山陳天倪墓誌銘

天倪諱徵字明善姓陳氏蘊懷瓌竒不屑屑求世用嘗
讀莊周氏書至曰和之以天倪困之以漫衍故以天倪
為自號其先本蜀人遠祖篆嘗登宋宣和進士第歷官
至左朝散大夫以蜀險遠遂徙家廬山之下其曾大父
霽大父洽皆宋鄉貢進士父同隱居不仕娶黃氏生處
士始予在杭計籌山中得從黃松瀑先生游先生長不

踰四尺自六藝百家之書無不讀而猶清介孤峭然以
侏儒竟自為道士當時名流如吳興趙文敏公巴西鄧
文肅公皆歛衽畏敬其甥陳誠善亦厲志苦學已而先
生沒誠善亦蚤夭而予亦東入吳顧乃于無錫梁溪之
上始識天倪聚語已洽乃知為黃氏甥而誠善則其兄
也又始知幼嘗從草廬吳先生學學于先生之門者盖
夥然獨稱天倪既卒業迺北上燕趙古所謂悲歌慷慨
之士今所謂公卿大夫之賢天倪皆得與之握手傾肺

腑論天下事甚可措之于用既久之南歸若北庭貫君
酸齋山東李君漑之無不稱其才雋如青城虞公伯生
豫章揭公曼碩亦甚稱而形之詩文者皆可考見夫士
不得志于時浪遊海宇以才氣與人相軒輊觀其所與
交可以知其人矣矧重之以黃先生之甥耶已而入吳
知舊有延之取資者于是遂僑于吳娶故宋相古心江
公孫女生二男子曰汝秩曰汝言女三人天倪卒于至
正八年戊子歲秋七月廿有六日得年五十二而二子

能力貧而學養其母能盡歡以至正十六年四月四日
葬于吳縣雅宜山大塚之原夫以天倪懷才負氣盡措
諸用乃不遇而歿非命也夫非命也夫二子以予嘗從
其外氏遊來拜哭乞銘于是為之銘銘曰嗚呼天倪竟
止于是而歸耶保身全歸人孰以汝為非耶歿而有子
九原其泯汝輝耶

張子昭墓誌銘

吳人張旻字子昭其先浚儀人宋宣政間其遠祖通官

御器械從高宗南渡居錢唐宋亡其祖世傑父興嘗居燕已而居吳遂為吳人子昭髻髻便嗜學喜從儒先君子游時宋社已屋三十稔矣故老遺黎殘枝退卒猶有存者子昭從其人問宋遺事朝廷宗廟宮室制度會同燕享生殺除拜車輿章服征屯討伐文詞經術下至幽人遁士言論出處雖不能盡得其詳然依約什一于千百視後生晚進懵懵無聞知不可同日語已喜遊錢唐錢唐實宋故都歲必一往或再往左江右湖山川之勝

城邑之舊以至荒臺歌榭壤冢故墓斷碑殘碣頽垣廢宅更久湮沒未嘗有過而問之者子昭每游息登眺必徘徊躑躅吁歎感嗟哀不能已人或指目笑之不顧也兼通聲音律呂清濁高下長短疾徐每遇張筵設樂八音並奏坐客方懽譁而子昭獨顰蹙歔歔人問之輒俯首不答或嘆曰時根于音其有兆乎尤好樂府詞曲遇故舊笑樂輒為之歌又時吹洞簫感篳秦調清越方其發聲噴氣旁若無人而子昭亦洋洋自喜遇其不欲歌

雖貴為王公弗能強也臨市衢構樓蓄書其上上經傳
子史下逮稗官百家之言無不備子昭日繙閱研究至
其會心得意處引卷疾讀往往能成誦然不喜人言科
第得失官程吏牘與夫巧宦逆富其為人大致如此故
窶約終其身年六十四歲卒于至正十六年十一月廿
七其子田葬于吳邑胥臺鄉黃山之原娶陳氏繼黃氏
次子里孫男一名冑田讀書苦學能紹父志哀子昭所
著書繼潛錄若干卷意蓋繼潛夫論也畫記補遺書補

遺并墨記凡若干卷予讀其書皆終卷田泣而言曰先
人與物無競其為學不求人知浮沈中吳閭巷間今沒
矣僅其書存耳不幸沒之年遭世變平生知舊舉皆淪
落故田居益貧若臨街小樓先人沒之日又讓與田仲
父今葬已久而墓碣未有銘先人幸無靳夫子昭更事
時宋亡已久而子昭若感于宋豈有所徼覲以沽名于
萬一哉此與周頑民有懷于商嗚呼其在周則頑矣在
商則惡得不謂之義哉然子昭之心尤為隱約而難見

予讀其繼潛錄其間有可哀者多然不出于憫宋之亡其遺文陳迹儘可以補野史之闕他如畫記書補遺之類又皆博洽有考匪空言也昔歐陽公於五代史作獨行或出或處雖皆不同然士不可以一途取故為之銘銘曰混于俗而其行獨譬之玉其庶乎全其璞者歟

邵景義室人陸氏壙誌銘

邵氏居華亭之胥浦為康節先生支胤故猶有讀書績學之士若景義父其一也景義襟抱坦朗言論達古今

喜賓友每坐定或不如意輒泫然流涕曰使吾室人在
安至此哉人問之則曰吾室人姓陸諱靜貞父潤卿居
雲間為右族室人年廿一歸於吾吾族蕃衍吾室人性
嚴潔上事舅姑順婦道則稱之曰孝婦中接姻妯娌禮
度則稱之曰邵氏子舍之賢下御僕妾則稱之曰賢哉
主饋之人生一男宋永娶謝女媛清媛貞皆有適媛齡
待年於室以吾室之賢宜左右以偕老詎意四十六歲
而卒至正戊戌七月十日也嗚呼痛哉今欲奉祭祀潔

牲醴以相予復何人所以淒斷梗塞尚忍言哉以某年
月日安葬乞予銘之曰

為婦賢為母明叶 猗壽弗長良人傷猗子克紹庶幾昌
猗

金母沈媪墓誌銘

媪姓沈諱性貞蘇之吳江人同里金潤甫之側室潤甫
四世祖宋迪功郎家已饒于貲而好施予赴人急難不
啻從已出至潤甫莫不皆然潤甫尤篤于學媪奉其夫

婦惟謹上下安之生子天麟裁九歲而甫謝世媼躬紉績勤劬以育其子者恩禮備至天麟方成童即遣從師受學歸每誨之曰吾至汝家惟見攻學行義而已汝齒已長苟弗紹隆汝家異日使吾何以見汝父于地下于是天麟感激務以遠大自期先是媼本姓屈媼父成從其母嫁沈因冒沈姓屈自祖父來皆好善誦佛書成之祖海陵居士每勸迪功積德既深當益于前而昌于後故自媼之奉其主增益其家而為人所稱道媼十餘年

來病風痺不良于行天麟醫禱殫力竟弗瘳乃于至正
己亥四月卒壽六十以是年六月壬寅葬長洲縣金墩
之原既葬五視朔始克弔天麟于哀次見其居喪以禮
慨然歎曰喪禮三年之中自轉徙執事而後事行者面
垢而已聞媼久病天麟每輿其母以行今居喪若是其
可謂篤行之士也已以其友虞勝伯狀媼之行乞予銘
銘曰

金墩之隆土厚而豐是為媼之宮更萬子孫孝弟樂施

振祖父之風其永弗凋

僑吳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僑吳集附錄

遂昌先生鄭君墓誌銘

蘇大年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故宋西川
經畧使祖開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士諱
希遠高尚不仕國初徙家錢唐結屋湖上以耕釣自樂
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穎悟過
人垂髫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鄉先生大

異之年十五輒弄筆墨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石門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披閱君不出戶庭者十年于書無所不讀作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疑稽隱其見聞充然有得侃侃以奇氣自負諸老皆折節下之江浙行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謹嚴慎于交際獨延君于家與其子期頤講學期頤後中甲科即中書叅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既得友益自刻勵于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

成足以名世時鄉林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唐
與君為忘年友君由是徧交當世之士聲名籍甚四方
慕君者識與不識皆稱為明德先生君既以儒業起家
仰承石門君夙志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
偕其兄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
戶外之履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閫憲臺交章以潛德薦
君于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在廷諸公知君之志亦弗
甚相屈也優游吳中者三四十十年富貴聲利一不動其

心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況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稱其有見于道性平易真率不為矯激之行與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應酬餘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罔弗敬禮之者雖小夫賤隸亦必知君姓名人有患難拯拔之如救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無有以相給則徧告諸有力者賙其困阨君兒時乳媪提攜右臂脫骭左手寫楷書規矩

備盡世稱一絕又自名為尚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
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
也居一歲即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淞儒學提舉君亦不
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仕
友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于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
六月六日午時卒于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
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三娶錢俶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
女長曰吉次曰起曰貞吉娶陳氏生十年卒貞未娶先

君十二年卒起娶陳氏女寧贅蘇人湯惟新女孫二尚
幼以明年乙巳正月二十六日葬于平江路吳縣太平
鄉橫山之原君所為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孤起以狀來
請銘僕泣而撫之曰君天地之全人也生長承平晚涉
世變骨肉竟相保無虞又且安享十年之福而後逝盖
君明哲保身行業素無愧于造物而造物之報君者亦
厚矣君之學淹貫而博洽君之行純誠而篤實君之見
高明而正大君之文雄深而雅健君之詩清峻而蒼古

君之書嚴勁而端麗其見諸緒餘如清談雅韻依稀晉人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君未疾前五日與僕會飲檢閱曹新民家厯厯自敘其平生出處語僕僕竊疑其強聒不已無幾而卒乃知君有託于僕也將屬續又呼僕面焉固宜為之銘銘曰

世之人全于人者未必全于天全于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奧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全歸孰曰不然勒銘貞珉後有稽焉知

其為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郡志儒林傳

鄭元祐字明德處州遂昌人父石門高士元初徙家錢唐幼天資穎悟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年十五輒弄筆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於書無所不讀為文湧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老猶在皆折節下之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與為之友父卒移居姑蘇從之遊者甚衆省臺宣閫憲府交章以潛德薦自以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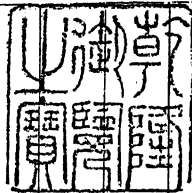
疾不願仕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源也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者鮮況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雖其有見于道平生見人有患難拯拔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則遍告有力者賙之至正丁酉大府薦授本路儒學教授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以疾止後又陞江浙儒學提舉亦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歲餘而卒故國史蘇氏嘗誌其墓謂為一代之偉人又謂天地之全人有遂昌山人雜錄一卷文

集若干卷

刊僑吳集錄

遂昌鄭明德先生為吳中碩儒致聲前元其著述甚
富有遂昌山人集二十卷僅分詩與文而無類聚皆
漫稿也又有僑吳集者編次固當然多繁蕪重出生
通錄之得其詩文之精純者併為一十二卷仍名僑
吳集用梓以傳若先生履歷之詳德學之盛已具蘇
編修墓誌銘盧中舍郡志傳好古君子苟觀是集則

自得先生之所蘊庸何加喙耶弘治丙辰秋八月望
吳下張習識



僑吳集附錄